

承

小雅

祈父

小旻

175
205
10

詩傳

六

共十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祈之什二之四

祈反勤衣父音甫予王之爪牙胡叶五胡轉予于恤靡

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

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孔氏曰古者祈圻

日祈書作圻圻父迫逐違命者氏予六軍之士也或曰

司右虎賁音奔之屬也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

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餘

王伍旅賁日掌執戈盾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

威者也

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也此

憂也

○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

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

無所止居乎

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見使

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張子曰禁衛天子

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

○祈父予王之爪士

反鈕里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反之履止五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不聰胡轉予于恤不母之尸饗

賦也宣誠尸主也饗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

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

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

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

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

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

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

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不安成劉氏曰

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

祈父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

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
是自我其親之情不免薪之水之勞如
戎而使其下親之情其言則上得先公
不體其下之情則上之不忘其死自秦
夫下之情則下之不忘其死自秦而無
復如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
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
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
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遇衛王之
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
爪牙而遠從後一責司馬不當以王之
以國之孤子而遠從後一責司馬不當
其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
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馬
養則又謂之不仁也一事而戎
三失具馬其刺之也宜哉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

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

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

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

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反色主之其詞雖

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

歟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

征役未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但今

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

篇故此

皎皎反古了白駒食我場苗隄立繫之維之以永
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反隄立

賦也皎皎潔白也張子曰以表賢者潔白之意駒馬之未

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孔氏曰苗圃云

地對則異名散則通繫絆音半其足維繫其鞞音引在也

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藍田曰

之貌小留○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

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

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

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前漢書曰陳遵

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藿吾曰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反藿繫之維之以永今

夕命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各反夕猶朝也嘉

賦也藿猶苗也華谷嚴氏曰藿夕猶朝也嘉

客猶逍遙也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

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

○皎皎白駒賁反音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

孤反逸豫無期慎爾優游胡反勉爾遁思齊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疊山謝氏曰賁者華

山川草木皆有精華也或以為來之疾也朱

言其來之速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
人也慎勿過也勉無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

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

者侯也史記田橫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
是王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豈可以過於優

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慶源輔氏曰此

人言光訪寵賁之意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

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見其
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一束其人如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

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

王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

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

遠我之心也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

卷戀之情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豕陟角我粟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貞

比也穀木名穀善義安成劉氏曰此二穀字異

禾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

此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

而豕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

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貞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豕我粟此邦之人不

可與明叶謨言旋言歸復我諸兄王反

比也東萊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

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况甫無豕我黍此邦之

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扶雨

比也新安王氏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

○慶源輔氏曰首言復我諸父人情困苦之極則愈

益思其親者焉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

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必制芾方味其樛教昏姻之故

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胡反古樛外号昏姻之故

賦也樛惡木也三山李氏曰樛不才之木莊

小枝卷曲而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爾

不中規矩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曰壻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又曰壻養也

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郵故作此詩

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婚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

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蕞反昏姻之故言就爾

賦也遂牛蘋音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

日似蘆葦而葉長赤賦也遂牛蘋音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陸氏

○我行其野言采其蕞音不思舊姻求我

新特成論語不以富亦祗音以異叶言爾之不

賦也蕞音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

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
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

人忠厚之意

慶源輔氏曰常人之情有不得已來依親舊而不見收郵則怨

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畜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

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

郵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

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

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

為隣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

調音周相救也故教以郵建安熊氏曰

友和於兄弟睦睦於宗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朋友郵周於鄰里鄉黨以

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

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

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

郵之刑焉建安何氏曰鄭氏云制刑之

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弟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云此不弟即

六行之友上文言友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婣之下兼施

於師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長慶源輔氏曰孝友睦婣任卹人之道也故先王脩之以為教使人各自盡

以相生下相養於天地之間而異於物其仁天天下至矣今觀黃鳥我行其野二詩所刺則其民之泮渙離散不相管顧如此其亦何異於禽獸夷狄也哉

秩秩斯干馬叶反居幽幽南山旃叶反如竹苞苟叶反補矣五

如松茂口叶反莫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叶矣五

無相猶叶反余矣夕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

南之山也長樂劉氏曰南苞叢生而固也猶

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

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

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

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

斯者也華谷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

南山言地勢之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

生其結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

於是頌禱之願其入居此室之後兄弟各相

和好無有相圖者矣○廬陵歐陽氏曰古人

成室而落成必有稱頌祝禱之言如記檀弓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張子曰猶似也

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

廢息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

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

善矣問橫渠說不要相學且如兄能友其弟

弟却不友如弟能其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

亦不友可亦因兄之友乃不友其弟為弟

者豈可亦因兄之友乃不友其弟為弟

本意猶字作相圖謀說○慶源輔氏曰詩之

弟相好者恐與相疑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

立多與兄弟相疑蕭三章同意天子諸侯繼

也謀或曰猶當作尤

○似續妣反必履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反胡五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

姜嫄后稷也南豐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

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

也慶源輔氏曰大凡人之為居室未有不欲

○約之閣閣椽反陟角之橐橐音風雨攸除直慮

鳥鼠攸去君子攸芋王遇反叶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華谷嚴氏

東板以椽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

兩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

詩傳大

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漢氏曰此

而內由垣牆而堂寢次第當然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牆壁之美而為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人築垣為壁堂上東西牆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墻其

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如跂音全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如翬

斯飛音西君子攸躋反

賦也跂孔氏曰如跂如躋足直立棘翼敬也棘急

也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躋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

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庶隅整飭如矢

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

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

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蓋田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尾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蓋其堂之美

殖殖反市力其庭有覺其楹音快噲噲音正

噦噦反呼會其冥君子攸寧音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廬陵李氏曰堂

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

奧突音之間也臨川王氏曰噦噦其正則和噦噦其冥

下至門謂之庭庭正堂之際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

噦噦音其冥君子攸寧音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廬陵李氏曰堂

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

奧突音之間也臨川王氏曰噦噦其正則和噦噦其冥

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董氏曰：正所謂陽室也。實所謂陰室也。廬陵李氏曰：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云：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寗，郭氏云：寗，變音。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休息亦隱間。

以安身也。

○下莞上簟音官。徒檢徒乃安斯寢。叶于檢于

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彌吉夢維何維熊維羆。

維虺反許鬼維蛇其奢反叶于熊于吾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孔氏曰：西方人呼

有莞蒲筵則兩種席也。○濮氏曰：莞蒲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符離也。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葦之羅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呼淡

平多力能拔樹。本草曰：熊類大豕而性輕健

黃白文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

七八尺。○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

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廬陵歐陽氏曰：下至

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

女子宜人之家室皆頌禱之詞也。○華谷嚴

○大音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

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安成劉氏

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蓍氏占

人蓍人占夢皆其官屬也。蓍音水蓍音益

詩經卷之十一

熊羆陽物在山疆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

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

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

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

陰陽之氣周禮占夢註曰天地之會建厥所

音琅王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占夢曰

夢二曰噩夢三日思夢四曰寤夢五日喜夢

六曰懼夢註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

辰所在也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噩夢驚

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

道之而夢喜夢喜說而夢獻吉夢贈惡夢占

懼夢恐懼而夢噩音愕

日季冬獻吉夢于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

夢註云獻羣臣之吉夢于王詩云牧人乃夢

此所獻吉夢也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其於

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氏源詳

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慶源詳

占夢之意則先王致察於天人之際可謂密

矣惜乎其法之不傳也然後世之人情性不

治畫之夢寐者猶且昏惑昏亂而不自知覺則

其見於夢寐者率多紛紜乖戾未必與天地

之氣相流通其間縱有徵兆之可驗者亦須

迂回隱約必待其既驗而後可知極有未易

遽曉者想必古占法雖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

存亦未必能盡也

祝馨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西山真氏曰巫掌純以鬼練之事告王史掌

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

諫王替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

右前後挾兩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

詩經卷之十一

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
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反於既之裳載弄之

璋其泣噶噶胡光彭反叶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噶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東萊呂氏曰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

廣一尺下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於

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

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

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反他計載弄之

瓦叶魚反無非無儀叶音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

賦也裼音保也孔氏曰裼也瓦紡埴也朱子曰

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

儀善懼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祿

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

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

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

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易家人六二爻程

子曰柔順中正婦

詩書大全卷十一

人之道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
○安成劉氏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
乎內事在饋食之間而已六二陰爻居陰位
則柔順得正居下體之中則得中故其象為
無依遂在中饋而非其占者能如此則為得正
而吉無依遂即無非儀也在此饋即唯酒
食是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
議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
音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
密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禮記月令五飯
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春食麥夏食菽
食稷秋食麻冬食黍○列女傳孟子曰今道
不用而母老是以致憂也母曰夫婦人之禮云
云亦曰在中饋無依遂詩曰無非無儀以言
婦人無擅制之義也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
禮而已君子謂
孟母知婦道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藍田呂氏

曰一章願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願其安身體
祖妣於斯三章願其保兄弟於斯四章願其安身體
於斯○慶源輔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於斯二章願其安身體
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則言其宮之
宮之寬廣而禱其祖妣之是二章則言其
則言其宮之成而禱其君之是二章則言其
尊大也四章則言其君之休息以安身也六章
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則言其君之休息以安身也六章
美而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則言其
以至九章則禱其身安夢兆於弟之無遺父
男則室家君王於是而安道之成弟之無遺父
母之憂也頌女之賢善家道之成弟之無遺父
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弟之無遺父
者也○豐城朱氏曰古人之築室既成而
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我既成而
美我於斯聚馬則所謂頌美禱祝之詞如美我既成而
哭於斯聚馬則所謂頌美禱祝之詞如美我既成而
也此詩言其基址之廣厚則所謂禱祝之詞如美我既成而
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所謂禱祝之詞如美我既成而

詩傳卷之六

詩傳卷之十一
宣王

之類也上有以續祖妣之業下有以開
子孫之祥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
歌哭聚族以安身至於寢而夢與而占男
之深也以為安身至也寢而夢與而占男
自夫君子之為君為王女子之無非儀則
也兄弟者入之好而無相猶則非好未易
之親者不能也果錄篤於兄弟之好則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
不可蓋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反部郵壞成安
劉氏曰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故
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故
宣王即位更平聲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
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

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

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燕禮曰下管

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賈之云

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

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即斯干詩○慶源

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

此詩非宣王此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孳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音立爾牛來思其耳

賦也黃牛黑唇曰孳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
可數也牛之孳者九十非孳者尚多也董氏

詩傳卷之十一

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特以特計也黑唇為特則黑皆為抽黑耳為羣亦各以其數也皆音初抽音

其耳濕濕然復釋文曰伺食已王氏曰濕濕和

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

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牛尚耳此詩言牧事

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何叶唐反或寢或訛爾牧來

思何反河可蓑素多何笠音立或負其餼音侯三十維

物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反

賦也訛動何揭音竭也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

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

羊無驚畏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而牧人

持雨具齋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

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

有也豐城朱氏曰降阿飲池寢處訛動物之

食人之勤於事也蓑笠以禦暑雨餼糧以備飲

用之無不有則以其效而言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反以雌以雄叶于反爾

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

升升

升升

升升

詩經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
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臨川王氏曰矜兢兢者不夫

其性而至堅強也不言牛者善耗敗於不為甚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言牧人有餘

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防也

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

假筮反主水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

則既升也以豐城朱氏曰薪蒸以供爨燎雌雄

有餘力以及乎他也有堅強之力無虧崩之

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音兆維旗音餘矣大人占

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反旒維旗矣室家漆

漆反側也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漆衆也或曰衆謂人

也旒郊野所建統人少旒州里所建統人多

周禮大司馬曰郊野載蓋人不如魚之多旒

所統不如旒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

豐年旒乃是旒則為人衆毛氏曰陰陽和則

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

詩經卷之十一

詩傳大全卷十一
無羊四章章八句
詩傳

其子為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三山李氏曰則魚亦如斯干言占夢觀之事也○東萊呂氏曰此章亦如斯干之卒章觀之詩亦當有願乎其孫昌○感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華谷嚴氏曰考牧之詩亦當有願乎其者年豐民庶故就牧事設夢以頌之後所願

無羊四章章八句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膄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膄咸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此禱頌之詞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以見民物富庶之效

節

音截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叶側反

憂心如惓

徒藍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

子律反斬

叶側反

何用不監

古銜反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

尹大音泰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

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

此也隱公三年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譏世卿註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言氏者起其

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玉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

來甚具俱瞻視惓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

詩家父音甫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

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

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

詩傳大全卷十一

十一

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

用而不察哉慶源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高

既重則責亦深固不敢戲談畏其威也

猶且不敢而况敢正言其致禍亂其終未

人而居高位縱欲我理以致禍亂其終未

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將

言則又有不得而不可言者也○華谷嚴氏曰

與言師尹夫民望鑄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叶赫赫師尹不

平謂何天方薦瘳反才何喪反息浪亂弘多民

言無嘉何反居惜反七感莫懲嗟哥反

與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

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吠谷也或

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慶源輔氏

猗先生以為諸說皆不甚通者蓋與不平之
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太整而或者之說
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
物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安成
劉氏曰或以左傳我落其實與衛風綠竹猗猗
集傳第之三說之可為薦荐通重也瘳病弘

大憺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
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
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

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去聲亂人怨而
謗讟徒谷反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

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都丁禮反氏叶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吊昊天

不宜空我師叶霜反

賦也朱子曰均本當從金如所謂氏本均平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何物

潘時舉曰忍只是為尾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蓋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日秉國之均只是此義今訓平者此維持毗輔吊愍空窮師物亦惟平乃能運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臨川王氏曰京室以大族衆也

為民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而秉國

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

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

愍吊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

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東萊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

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反弗問弗仕又鈕里反

勿罔君子叶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反瑣瑣

素火反姻亞則無膺音武仕

賦也武音仕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臨

詩經卷之十一
二
十一

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殆危也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言每

人娶姊一人娶人相亞次也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曰

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

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

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

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

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

瑣瑣姻婭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朱子曰人

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引得別人來

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却只是他一箇

不好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

慶源輔氏曰小人而濫居要職躡處高位其智

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婭之人以任

相欺必至於廢名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而

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

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己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

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

瑣瑣姻婭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昊天不傭

昊天不傭反敕龍降此鞠反九六誦音天不惠

降此大戾君子如屈音戒反叶俾民心音天不惠

君子如夷反鳥路怒是違反叶至闕息違遠也賦

詩經卷之十一
二
十一

○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

而降此乖戾之變華谷嚴氏曰羅師尹之禍

降此大戾謂天生小人以禍天下也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

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

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

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

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

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

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

一之理焉後皆放此慶源輔氏曰鞠詢大戾

人怨之事也然其所以銷去之者亦在夫人

而巳矣故君子如盾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

怒是違不啻如反手之說則天意解矣先生

明者以見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而後止言

之理以說先儒所不及施之變雅刺詩皆可

通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後章言不吊不平

正月言天之仇我天是孫丁月之交言天

命不徹兩無正言降喪疾威小旻言昊天

威小弁言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巧言言昊天

已威吳天泰懽以及變大雅板言上帝板板

降之方難方蹶方虐方懣言疾威上帝板板

降喪皆與此章言不惠而降厲召旻言疾威而

亡之情性有同然者歟則日月剝蝕山川竭將

與必有積祥將亡歟則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

人也盡以為天將亡歟則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

戒懼以復成湯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

懼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

詩傳... 卷之... 三十一

人事之有得失氣化之有盛衰此皆治亂之所由推君子為命則可以轉禍而為福轉災而為祥轉凶而為言轉亂而為治天也有人焉君子不純以為天也使王能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平其心以用在朝之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則豈至於危亡而不可救哉故善為國者亦反求諸己而已矣

○不吊昊天因叶鐵亂靡有定丁叶唐式月斯生桑叶

俾民不寧憂心如醒呈音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卒勞百姓石叶桑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

○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上聲

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其華谷嚴氏曰憂心如醒猶黍離言中

靡一作無

心如醉○新安胡氏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斥尹氏也乃不自為政而

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去聲之受其

勞弊以至此也五夕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三蹙蹙子六靡

所騁反救領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

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

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牙東萊呂氏

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華谷嚴氏曰家父駕此四牡其四牡大領非

不肥壯然視四方蹙蹙縮小无可馳騁之

詩傳... 卷之... 三十一

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也

○方茂爾惡相反息亮爾予矣既夷既豫如相疇

反市由矣

賦也茂盛相視豫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

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豫則

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疇酢不以為怪也蓋

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

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反芳服怨其

正盈反諸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

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

創其心乃及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

而已哉東萊呂氏曰篇將終矣復數曰昊天

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之攻已者

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懲其心

也此憂豈為身哉○慶源輔氏曰不懲其心

覆怨其正自古小人慶禍亂之常態凡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亂之要術也

○家父音作誦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

反許六萬邦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

詩傳大全十一

二十一

詩經卷之九
三十一

○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寺人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簡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任其責前

章雖嘗譏尹氏之用小人而不及王然李氏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陟革反政不足與間也去聲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二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

詩經卷之九
三十一

詩集卷之十一

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

可也平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

桓王使冢父來聘之時十五年使冢父來求

車計冢父來聘之時十五年使冢父來求

詩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

用不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

鞫詢降且大庚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

遷後疑此或東

正政音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音哀我小心癩音憂以瘁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

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

大也癩憂幽憂也瘁病也○此詩亦大夫所

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華陽范氏曰正月

肅殺之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

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東萊呂氏曰凡譎張

皆謂之訛言○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

矣無日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

病也慶源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

者深矣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

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所謂安其危而利其

舊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

詩集卷之十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愈是以有侮五叶反好言自口叶孔五莠餘久言自口憂心愈

賦也瘡病自從莠醜也臨川王氏曰莠惡也

知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

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

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

甚而反見侵侮也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處

非彼以為樂而已○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之

反見侵侮也○豐城朱氏曰使亂而在我之

在我之後則我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憂也

今不先不後而使適當是時則安能以無
憂乎虛偽之言但出於口而不出於心則聞
其善言而不足以為喜聞其惡言而不足
為怒以其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憂之
至於甚病而彼
反見侵侮也
○憂心惛惛其營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
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
屋古

賦也惛惛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

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

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

○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

俱彼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

受祿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

在下之民人則并上而下而言之民指如視鳥之

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豐城朱氏曰念

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

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反民今方殆視天夢

夢莫工反叶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升音有皇上帝

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

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

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

薪維蒸分明可見也安成劉氏曰大者為薪

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天及夢夢

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

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

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

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疑出於此史記吳入楚伍子胥鞭平王

善報離其已甚乎吾聞云云○豐城朱氏曰福

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

未必禍則以氣化自感而趨於表則常者有
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
或能今日之受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
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
其不為他日之禍乎

○謂山盖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

彼故老訊音之占夢登反莫具曰予聖誰知鳥之

雌雄叶胡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

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鳥

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廬陵歐陽氏曰凡

尾毛色雌雄不同別之為之首尾○謂山盖卑而

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

王猶安然莫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

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

非乎慶源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

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為聖

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非乎○豐

城朱氏曰訛言甚矣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

是其虛偽反覆甚矣非有明哲之君孰能辨

而懲之哉故老明於臧否者也占夢明於吉

凶者也此國之所賴以止訛者也今問之故

老故老曰予聖矣而明於臧否之理問

之占夢占夢亦曰予聖矣而明於臧否之理問

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

詩傳大雅

卷十

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
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
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
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
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亦叶居反謂地蓋厚不敢不
踳反并亦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
虺反呼鬼蝎反星歷賦也局曲也孔氏曰曲身也踳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號長

言之也脊理蝎音原也虺蝎皆毒螫音釋之蟲

也孔氏曰釋魚云蝎蝎蝎蝎音音音音○言遭世之亂

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踳其

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

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踳之言者非
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臺山謝氏曰身在
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為虺為蝎
世道亦可哀矣○慶源輔氏曰所謂此者即

上所言局踳而不敢自安者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反五忽我如
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

詩經卷之十一
三十一

言... 全... 三... 二... 一...

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盧陵歐陽氏曰此上

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本以歸罪也○豐

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豐

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武王非湯之也

也幽王之亡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遂為商者以

其有武王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

其有武王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

以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

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於幽周者未

釋也民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其身而先自

絕于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先自

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

姒威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

已然而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

其然否也安成劉氏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

周之易威真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為長

且使宗周未滅衰如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

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豔妻煽方處之語証

○

終其永懷又窘

陰雨其車既載

乃

○

棄爾輔

載

輸爾載

將

伯助予

乃

○

比也

陰雨則泥濘

而車易以陷也

載車

所載也

輔如

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孔氏

女叶演反

○

終其永懷又窘

陰雨其車既載

乃

○

棄爾輔

載

輸爾載

將

伯助予

乃

○

比也

陰雨則泥濘

而車易以陷也

載車

所載也

輔如

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孔氏

○

終其永懷又窘

陰雨其車既載

乃

○

棄爾輔

載

輸爾載

將

伯助予

乃

○

比也

女叶演反

言傳... 全... 三... 三...

日輔是物輸墮音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

○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

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

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

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

苟其載之既墮而後彌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音負音于爾輻方六反叶履顧爾僕

不輸爾載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

比也負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

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

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

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

則厥終無難也華陽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

夫氏曰輻以固較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

皆備然後可以固較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

必矣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新安胡氏

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

○魚在于沼叶音紹反亦匪克樂潜雖伏矣亦

孔之炤灼音憂心慘慘七感反當作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

生已蹙矣其潜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

詩傳... 全... 三... 三...

亂之及無所逃也華谷嚴氏曰魚沼相忘於江

矣喻君子立亂朝亦非所樂也今在池沼雖藏伏然

沼之水淺亦甚炤然易見无所逃於網罟之

害喻君子雖自韜晦亦未必能避患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戶交反無洽比毗志其

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慤慤三山李氏曰與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其親戚周旋也慤

慤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穀以洽

比其隣里怡豫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

痛也臨川王氏曰君子因感而小人得志也

小人心惟與其姻親隣里自樂者亦豈能長保

其樂哉○豐城朱氏曰旨酒嘉穀以合比其

隣里怡懌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

亂隣里禍之則其家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昏姻

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也昔人有言燕雀處

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

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孔叢子論勢篇

順名斌孔子六世孫時相魏安僖王○三山

李氏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

相樂如燕雀之類也○他他彼有屋蔕蔕音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天天是椽陟角反叶哶哥我矣富人哀此

惇獨反是椽都木反哶反矣富人哀此

周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
 董氏曰沈存中云天何嘗有度以步其行三五
 六十五曰而一莽強謂之度氣數之始其每
 行度而巳陳尚德云故天一日者氣數之進退
 日之進退既常則故天一日者氣數之進退
 度三百六十五為三日月六十分一進退一而
 凡星之數遂為三百六十分一進退一而
 度為度遠近之數也則月與本無度之行皆以
 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無度之行皆以
 南北皆以其度為數○其安成劉氏曰古曆法
 每度之內二百四十分五十分然天之為一該九百四十
 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天之為一即二一十而
 縱橫布列之星辰次舍之數左行一即二一十而
 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之數左行一即二一十而
 太虛空中既一星辰次舍之數左行一即二一十而
 過三百六十度二是一日內共該行日月皆

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

其中者順之故日月五星亦左旋也此洞見天
 道之流行就地面而順觀之也論語或問曰
 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星之躔右旋於天度而
 右行於天此步占日月之躔次於天度而逆
 取之也儒家論天道則皆順而左旋於天度而
 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也○安成劉氏考
 日十九分度之七者以七月行第廿四度分為
 十九分而月又行七及以七月行第廿四度為
 分四厘七毫三絲六忽八微四塵有奇七分
 共計三百四十六分三厘八微四塵有奇七分
 微九塵有奇但先儒之以為日月皆左右行於
 今以昏旦之奇中星驗之則知日月實右行於
 夜月躔之富度驗之一則知日月實右行於
 行月說推之富度驗之一則知日月實右行於
 三十度有奇假如堯時冬至日在天則一行時
 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起至申時日沒則計

言

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
 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
 朔者日常在會上蓋火日在外影其中實闇至
 食月食謂之闇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
 明中差為闇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曰黃
 毫相差為闇虛所射故食○安成劉氏曰黃
 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行九道
 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
 食其交不執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
 躔月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
 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
 次經天則一次出入於黃道惟有一歲凡十三
 天二天則一次出入於黃道惟有一歲凡十三
 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
 此時方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
 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
 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

初筮 反 差 反 又 宜 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

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

君父妻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

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

為非常之變矣疊山謝氏曰陰盛陽微而日

惑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道長陽道

消人事所感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安

成劉氏曰黃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

度有大暈不能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

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同度同道

論之一年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
 也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蘇氏曰日

詩 蘇氏曰日

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也。疊山謝氏曰：日象明之本，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

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

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左傳

昭公七年，晉士文伯曰：國無政，如此則日月不用善，則自取譴于日月之災。

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

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

之不可言也。臨川王氏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此日而食，則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為常也。

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

紀焉。亦以此爾。三山李氏曰：春秋月食不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為常

耳故

○燁燁丁輒震電不寧不令經反百川沸騰山

冢反祖恤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

惜反七惑莫懲反

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前

李尋傳註曰雷電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萃

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

惜會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

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脩省改紀

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疊山謝氏曰災異

不懲劍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

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謹告之不知自

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孔前漢

日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者

故災異數見以謹告之欲其政更若不畏懼

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畏天之威

○皇父甫音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

聚反側留子內史蹶反俱衛維趣反七走馬補叶滿橋反音

維師氏豔反餘贍妻煽扇音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橋皆氏

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

亂矣胡為莫懲劍也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

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謹告之不知自

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日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天右與王者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故災異數見以謹告之欲其政更若不畏懼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畏天之威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皇父甫音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為宰仲允膳夫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聚反側留子內史蹶反俱衛維趣反七走馬補叶滿橋反音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維師氏豔反餘贍妻煽扇音方處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橋皆氏

言... 卷... 十一

也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搗單

氏皆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

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

中下士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上士八人公羊

所謂宰士謂宰恒為宰元年左氏所謂周公以

蔡仲為已卿士是也九峯蔡氏曰周公為冢

侯孟仲二卿故周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

卑而權重也安成劉氏曰以宰屬而總六官

重也故詩人亦位卑而權重矣如前說為都官

邦治皆卿也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膳夫上

士掌王之飲食音膳羞者也膳羞者也天官膳夫上士

肉也差有滋味者膳牲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

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春官內史中大夫一

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

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

朝掌國得失之事註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

若言其勢盛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

秋是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臨川

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

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三山李氏曰此

上三章言災異

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由由所非人也故
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寵言所以致之
也而皇父實為之統五典擾兆民者卿士之
職也而番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
職也而家伯實為之統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
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之
禍與聚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
政皆親近王者也而內者之當求窈窕貞淑
人為君子配而妃主內者之當求窈窕貞淑
以爲有嬖妾之配而妃主內者之當求窈窕貞淑
熾矣有嬖妾之配而妃主內者之當求窈窕貞淑
外此災異之所以莫救也
而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反悲徹我牆屋田卒汙菜之反陵曰予不戕反在良

禮則然矣姪反

賦也抑菽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

盡也汙停水也菜草穢也汙其宮而儲焉是

也菜者楚茨云我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

不時欲動我以從而與我謀乃遽徹我牆

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菜又曰非

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廬陵彭氏曰

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

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

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孔氏

之役之不以親寵封於圻內築都邑令邑人
慶其家業故述其情如此○疊山謝氏曰皇
父使民無以爲生矣乃曰甚矣○臨川王氏
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臨川王氏

言... 三...

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言及于民也○豐城朱氏曰徽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下式亮反擇三有事皇侯

多藏才浪反不慙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反擇

有車馬以居祖向早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臨川王氏曰皇父自

聖也曰孔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

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

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三有事三卿也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宣

信侯維藏蓄也慙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

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

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

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

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山

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著德而不平王東遷作

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周有者壽俊

時餘留一老以守我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

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

之辱國亡也皇父罪莫大於此

口...

○黽反民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

囂反五下民之孽反魚列匪降自天叶鐵囂反子損

沓反徒合背下反背反職競由人反

賦也囂反衆多貌孽災害也囂聚也沓重複也

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

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眉山蘇氏曰無罪

乎告勞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囂况告

多言以相說同悅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

由讒口之人耳永嘉陳氏曰導聚談也沓猥

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尊未可歸於天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莫背反叶四方有羨面餘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

○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

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

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

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

而必倣我友之自逸哉疊山謝氏曰君子不

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

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

效我友之自逸也其辭甚婉其志堅而不可
變也○安成劉氏曰上章旣言匪降自天而
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王氏

災異之變四章言致災由於小人而皇
父小人之魁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
惡七章言小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天變
生於人妖也八章言已之憂勞而一篇

終之義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息浪饑饉其斬斬伐

四國通叶于反旻密中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彼有

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音彼有

賦也浩浩廣大貌旻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

也穀不熟曰饑蔬爾雅註凡菜可不熟曰饑

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

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

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旻天不大其

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旻天曾

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推本而言天變也

元氣廣大為旻天仁覆閣下為旻天故此章
以旻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言其疾威天非

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彼有罪而饑死則

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

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豐城朱氏曰旻天

詩序

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是天之仁覆閱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姑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

反夷世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反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叶庶曰式臧覆反芳服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

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

饑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

我也勸勞也三事三公也邨陽董氏曰陳壽

史云位登三公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

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

天變人離又如此周安成劉氏曰易姓之禍言

章所言是也離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

為惡而不悛也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

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

也○三山李氏曰時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

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携貳孤

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華谷嚴氏曰二章言人心離散也

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也人臣之

同休戚者君憂則與其亡今而曰正大夫離居

者矣然衆人皆去而已獨居則衆人皆逸而

詩傳卷之十一
四十一

已獨勞雖有黽勉從事之勤孰得而不知之哉
 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
 侯而有民社者也而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
 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兆即此而可見矣
 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
 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或曰
 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輒哉天乃因
 疑此亦東遷後詩也前潛室陳氏曰亦字乃因
 而成劉氏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熱之事
 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如何昊天反叶鐵下同辟言不信叶斯反如彼行邁
 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
 于天可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

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
 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
 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
 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眉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我法
 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
 不知其所以為惡自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
 子不可以為惡自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
 也○慶源輔氏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
 效隨見有所底止今既度之不聽法度之言
 猖狂妄行亦將何所底至哉常人之言則如
 持操者見王所為如如此則皆從風靡故戒
 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惡
 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人惟一心而己能
 敬其身則能敬人不能深敬天矣詩人發此
 焉深切學則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安成

詩傳

日

言作力金

劉氏曰三章言王不見聽而己不可忘其忠敬也

○我成不退叶息反日瘁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反我誓思

御憺憺反聽言則答叶諧言則退反日瘁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反

賦也我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

易大壯上六曰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

寢有誓御之箴定成劉氏曰楚語誓作藜註云近也蓋如漢侍

中之官也漢百官表侍天子故曰侍中憺

憺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

為惡不退飢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

誓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

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

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諧言及已則皆

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

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忽反

乎憂乎不慶源輔氏曰聽言則答諧言則退則皆

貌退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則退則皆

則退已皆不能敬也○須溪劉氏曰聽言則

答諧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安成

劉氏曰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

離而寇亂將益進矣成矣而為惡不遂則人

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

詩傳

然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
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夙夜朝夕者也
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諸言則退謂
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
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
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維躬是瘁苟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苟可也○言之忠者當

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

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

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

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

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慶源輔氏曰上

此下兩章則又體其情而不得已者蓋言之

所以離散而去者蓋亦有不得已者蓋言之

忠者則非但出諸口適以病其身至於巧言

如流順從而不逆者乃使其身得處於休逸

之地則彼其所以流散而去者豈得已哉

其志亦可哀也已○新安胡氏曰五章言忠

使不分禍福反易也○新安劉氏

曰哀哉二字見詩人深歎之意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
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
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
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

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

此仕之所以難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

之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

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二仕又朋友為我忠言獲罪而巧言之則當時二仕又

豈枉道見容世皆亂世之常事也○華谷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華谷嚴氏

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之任將以行其道也○豐城朱氏曰君子之任將以行其道也

也若其甚急且危則其身之不能保而君既以為得而遂我故將欲直道以事君則君既

仕於亂世者所以進退皆病無所適而可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胡反古鼠思嗣息

反泣血叶虛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癩憂也藍田呂氏曰癩

憂幽憂也與鼠思義同○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

患如此安成劉氏曰此承上故羣臣有去者

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

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

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建安何氏曰孔氏云

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無聲有無言而不痛

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

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

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五章慶源輔氏曰此

意以告諸離居者使之復反於王都彼既不以

從則又言其痛切之情為可念者而猶盡言

以詰之而庶其或見聽可謂既餘盡人之情

而又能盡已之志也然則此誓御之臣蓋亦

非常人矣○華谷嚴氏

曰七章責引去者也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

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

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無

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

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

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

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

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

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

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誓

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

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成安

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誓御慘慘日

卒固可見其作於誓御之臣矣但二章

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

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日子未有室家似

寺傳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國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衰奴威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一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律何日斯沮在呂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封反我視謀猶亦孔之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適辟沮止

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

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于

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安成劉氏

天之義天亦可見君臣隱謀之善者則不從而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慶源輔

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

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

之所已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

人而非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各主其謀故

就也幾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此亂世為謀之

常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各得其肆其說而

已亦終莫能決其是非故無肯任其成敗之

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

何得於道路哉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

是聽叶平維邇言是爭叶側如彼築室于道謀

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安成劉氏

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經常潰

微敵與秩秩大敵又皆作敵亦訓道

遂也○言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

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

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

得為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

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叶民雖靡盬吳

流泉一作泉流

胥以敗叶蒲

流泉或泉流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膺大也多也艾與又
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
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
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
雖有善者不能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
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
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慶源輔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
哉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
與否者焉人民雖不多而有哲謀肅艾者焉
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五者
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陷於敗
故以是戒王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

于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之大夫其心
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
矣觀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
蓋深矣○安成劉氏曰箕子陳洪範九疇其
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肅
言之德從而作又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
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
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則便文以
耳韻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反湯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均叶一反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
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
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

詩經卷之六

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

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

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

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

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

也

宛

於阮反

彼鳴鳩翰

胡旦反

飛戾天

因反

我心憂傷

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

陸氏曰似鶉鳩項有綉文翰羽

戾至也明發謂將朝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

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

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于

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

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

相戒之端慶源輔氏曰兄弟相戒以免禍則發言而皆及於父母者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筆叶

反力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

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

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

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

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

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慶源

輔氏曰時人方化上所為昏亂於酒則此兄弟相戒而首及於此者亦宜也昏亂於酒則

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此會天

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命矣

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此所以能温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以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中原有穀庶民采之螟蛉有子

之音羸負叶蒲之教誨爾子式穀似里反

與也中原原中也穀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

蟲也似步屈螺羸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

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釋文

羸即細腰蜂○本草註曰雖名土蜂不取青

中為窟謂捷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

詩傳大

六

蟲教祝變成已子嘗拆窠而視之亦生子如
半粟米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捷音建祝音
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

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螺贏負之
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

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
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

為善也慶源輔弋曰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
以免禍而上念其父母下慮

○題及其子則其意可謂懇至矣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經反桑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
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

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
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

求無辱於父母而已慶源輔氏曰以脊令之各
載飛載鳴與兄弟之各

有所進之道雖或不問然俱求無忝辱於父
母可也先生嘗因人讀詩而務快不忝子細戒

之意曰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版便曉但於
地但百遍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
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所說不得底意思

不得底意思裏面意思却有所說不得底意思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豕粟哀我填都田反寡宜岸

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音戶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雀

肉食不食粟孔氏曰俗呼青雀喜盜脂膏食

二種青雀者皆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其

翅與領皆有文章所謂率場豕粟有鶯其羽

者也○東萊呂氏曰淮南子填與瘃同病也

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安成劉

書云犴一作新新胡地犬也朝廷曰獄○扈

不食粟而今則率場豕粟矣病寡不宜岸獄

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

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

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

見其貧窶之甚慶源輔氏曰貧窶如是而猶

也君子也君子○温温恭人如集于木亦判小心如臨于

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音墜也如臨

于谷恐墮也鄭氏曰表亂之世賢人君子雖

温恭人惴惴言今處亂世温柔恭敬也戰兢

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柔恭敬也戰兢

集于木而恐墮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戎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慶源輔氏曰一章言思念父母以致相戒之意三章則相戒時俗所習以致相戒之意四章則欲各自努力以無遺父母之羞其意可謂懇至矣五章則又言王之恤貧困免於羅織之禍故握粟出卜以求自善之道六章又言當世賢者尚且兢畏如此况我則又當如何哉

○漢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辭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敗序謂刺王非矣感念

弁世薄干彼鸞音斯叶先歸飛提提是移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五

存沒意極懇至每誦之令人悽愴

鸞 五叶叶

興也弁飛拊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

白江東呼為鴨音正又鳥斯語詞也

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

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

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

則鸞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

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蓋如此矣慶源輔氏曰怨者怨咎已

親不能忘也○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未

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

數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與舜於我何哉

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

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

以為無罪相似未何上地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

可與舜同日語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踖踖周道叶徒歷為茂草叶此我

心憂傷反乃歷焉如擣丁了口反假寐永嘆維

憂用老叶魯心之憂矣丑覲如疾首反

興也反踖踖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叶思擣叶

春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踖

踖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怒焉

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

歎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疾如疾首則

又憂之甚矣豐山謝氏曰怒焉如擣深悲至

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

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

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

馬如擣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
而至於衰也疾如疾首憂之而至於病也
○維桑與梓叶滿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

安在五叶反

興也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

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安成劉氏曰古

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四圍墻下植木

桑以給蠶食梓以具器用然此民居之制也

起蓋與託以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

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反殊玉也離麗也裏心

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

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山登

謝氏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

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敬也

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

于父母之毛乎爾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阿孔

曰太子為父母所故耳并言毋者無所歸咎則

以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阿

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

也五得登曰不知天生我之時果在何處不可得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漙千罪反者

淵九音反萋韋是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音戒反

居氣反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嗒嗒聲也灌深貌淠

淠衆也届至遑暇也○菀彼柳斯則鳴蜩嗒

嗒矣有灌者淵則萑蒿淠淠矣今我獨見棄

逐如舟之流于水中不知其何所至乎阿臨川

日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所謂若窮人無

所歸也○慶源輔氏曰見物之大者無所不

容以興今王乃不能容其子使如是以憂之

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雉之朝雉古豆尚

求其雌百叶反千譬彼壞胡罪木疾用無枝心之憂

矣寧莫之知五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羣也雉鳴

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之奔則足伎

伎然雉之朝雉亦知求其妃音匹日鹿走而

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今我獨見

棄逐如傷病之木憔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

人莫之知也慶源輔氏曰以見夫物無不顧

木之悴而無枝何哉

○相其意又切於前章矣彼投兔尚或先蘇薦反叶之行有死

人尚或瑾音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

詩經卷之九

涕既隕

音之

與也相視投奔行道瑾埋秉執隕墜也○相

彼彼逐而投人之兇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

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反露而埋

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

其子曾視投兇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

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市由反叶之君子不惠不

舒究之伐木掎居寄彼反叶矣析薪易救氏反叶也

矣舍音拾彼有罪予之佗湯吐賀反叶矣

賦而興也疇報惠愛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

物倚其巔也也隨其理也佗加也○言王惟

讒是聽如受疇爵得即飲之孔氏曰疇酬古

護即受而行之如旅酬也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

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

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

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

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豐城朱氏曰

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踈使王而加惠愛

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舒緩而究察之則猶

有是非之心也今於我則不加愛是無復惻

詩書大...

十三

非之辨矣故人之有罪則捨之而不問我之無非者則加之而不恤則其窮困亦甚矣

○莫高匪山叶所反莫浚蘇後反匪泉君子無易莫

由言耳屬燭音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笥我躬莫

不閱遑恤我後何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

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

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問此四句莫是

以上兩句與下兩句耶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

而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永嘉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

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耳王於是率以褒姒為伺君子之讒賊之生也亦耳王於是率以褒姒為

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

笥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比詞也臨川王氏

發笥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東

萊吕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

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

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

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

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

階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

後之黜宜白之逐雖主於褒姒伯服之

之讒意者幽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

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逝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為太子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朱子曰固謂執滯也有人於此越人

關音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

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

親親仁也朱子曰親親之固矣夫高叟

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

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

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

孝也朱子曰磯水激石也孔子曰

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朱子曰言舜猶

不為不孝也。○格庵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道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踊天是氏曰：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南軒張氏曰：小弁之怨，未足以為親親者，馬凱引風弓之疏戚，為喻以見其為安則已之故，辭引罪自責，以為使母不安，不當小弁之事，而氣不迫，蓋與小弁異也。是激於情，而莫過也。此則皆失親親之義，故皆以不孝斷之。於是舉舜之孝，以為人之法，馬高子徒見小弁之怨，遂以為小可謂固矣。○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見天理民彝之不容泯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詞，婉而切，猶有望之。

意慶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貴之之意。處夫婦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耳，又曰：舜之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親之言推之，乎已之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無情也。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宜白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

反火吳 昊天已威 予慎無辜 昊天泰憮

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

詩傳大卷二十二

言作如全

甚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
 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
 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威已甚矣
 我審無罪也昊天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
 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華谷嚴氏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亂之初生僭側蔭反始既涵音舍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君子如怒叶奴反亂庶遄市專反沮慈呂反君子
 如社恥音亂庶遄已見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
 也遄疾沮止也社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

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
 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
 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
 幾遄沮矣五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
 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
 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
 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
 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
 後亂成華谷嚴氏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
於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
忠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奉枉之門也今
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渾淆是非易位而亂天

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
 詩經卷之六

也下

○君子屢盟

叶謨反

亂是用長

直良反

君子信

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

維王之邛

其恭反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軟

音血告

神以相要束也

周禮司盟註曰盟者書其辭於上而理之有疑不協也○三山李氏曰考

於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

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盜指讒人也

西人乘間伺隙以言君子不能已

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

聖

音即諷註曰疾也

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

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

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

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

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

豈不殆哉華谷嚴氏曰三章言信讒致亂也

則專刺讒人

○弈弈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

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鐸音之躍躍他歷反冕士咸反兜

遇犬獲叶黃反之

詩傳大猷

與而比也。弈弈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
躍躍跳疾貌。鼯狡也。○弈弈寢廟則君子作
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與他人有心則
予得而忖度之。朱子曰詩人所見極大如此
人却以弈弈寢廟秩秩大猷起便見其所
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潘時
舉對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禮義根於
其心故其形於是言者自無非義理也
又以躍躍鼯兎遇犬獲之比焉。反覆與比以
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慶源
曰躍躍有跳梁恣肆之意讒者方且跳梁恣
肆以害人自謂人莫得而知也一旦遇知
者臨之則其情偽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
有似乎鼯兎之躍躍而忽遇犬馬則無所逃

○荏苒言已知華谷嚴氏曰四情也
○荏苒而甚柔木君子樹叶上之往來行言心
焉數所主之蛇以支碩言出自口叶孤矣巧
言如簧顏之厚矣叶胡
興也。荏苒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
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安舒也。碩大也。
謂善言也。顏厚者頽不知恥也。○荏苒柔木
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
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
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

詩傳卷之六

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
斯人之謂與西山真氏曰儉巧之言悅不可人
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為
美○安成劉氏曰五章
言譏人出言無恥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無拳音無勇音職為亂

階叶居反既微且燿音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

居徒幾音紀叶反何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

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

水草交謂之麋三山李氏曰左氏所拳力階

梯也音傷音為微腫足為燿云駢音脚脛也

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猶謀將大也○言此讒

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

交鬪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燿之疾亦何能

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

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眾幾何人哉言亦不

能甚多也華谷嚴氏曰卒章斥讒人而賤惡

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者

是也四章五章言讒言之本不難辨讒人之

巧言六章章八句

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眉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銀反居

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

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

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

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

者而言彼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

而不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

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

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

然耳慶源輔氏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責之

門疑之也而猶有已甚之辭胡逝我梁不入我

之云始明言之而其情既不得而適然亦無

可念謂忠厚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果胡逝我梁不入我

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反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言吊失位也○言

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

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

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

乎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

為不知之辭曰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

此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言我乎大抵讒
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
則必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
足見也故詰之曰爾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
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

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廬陵李氏曰其北當

門階其南接○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

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

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

奈何其譖我也慶源輔氏曰知其逝我梁逝

是不見其身故因其實而言之又以其蹤跡
之詭秘是以人為可欺也人或可欺而天其
可欺乎爾獨不畏于天而譖我如是也古人
責人往往至天而極如雨無正所謂胡不相
畏不意于天亦是不意也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叶孚反胡不自北胡不自

南叶尼反胡逝我梁音攪反攪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

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

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

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况于反

詩傳卷之六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
張目也易曰盱豫悔四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三都賦云盱衡而誥
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陰不中正義曰盱上
是也謂舉眉揚目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
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
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
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
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賦也還反易說祗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
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
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
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三山李氏曰亦以
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若不知其
為譖矣

○伯氏吹壎况表仲氏吹篪池音及爾如貫諒不
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爾斯葉先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
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

詩經卷之六

六孔孔氏曰堯周禮小師職作埴為之竹曰箎長

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

孔橫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音

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鷄也刺其血以詛盟也

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公十一年季武子

作三軍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公六年

臨川王氏曰三物如鄭莊公令出鷄犬豕以

而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

與汝如物之在貫孔氏曰與汝義如兄弟和

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

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出典面目視人

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

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孔氏曰

三足陸璣云一名射影含沙射影其瘡如疥

○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擔臨其角

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靦面見人之

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

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

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

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臨川王氏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日好歌者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祗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

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

大音甚反食在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

似錦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

科斗而首尾以其背謂之貝錦貝中肉如

時有遭讒而被官刑為巷伯者作此詩鄭氏曰官

詩經卷之六

者割其勢若
今宜者也
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

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

也彼為是者亦已大甚矣

○哆昌者反号尺是反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

適丁歷反與謀悲叶謨反比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

舌安成劉氏曰即箕星也其踵狹而舌廣則

大張矣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閔也城豐

朱氏曰萋斐以戾貝錦喻讒人者詖因細小

丙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喻讒人者詖

因疑似而搆成實罪也始則以小而成大終

則以虛而為實此讒人者所以能傾人之家

○緝也國也緝七立反翩翩音篇叶謀欲譖人慎爾言也

謂爾不信叶斯反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

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華谷嚴氏曰讒

益緝緝然如女之績往來輕飄翩翩然譖人

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

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叶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

其女音遷

詩齊大雅卷之二十一

二

賦也捷捷儼血平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

上好譖則固將受女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

禍亦既遷而及女矣華谷嚴氏曰汝能譖人

及汝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慶源輔

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

既其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

其知所畏而不敢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視彼驕

人矜此勞人蓋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

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新安胡氏曰王

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告之於天也○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

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之也

○彼譖人者叶掌誰適與謀叶滿取彼譖人投

畀豺士皆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

反叶許投畀有昊叶許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

重言之也或曰衍去文也投棄也說文曰豺

北去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安成劉氏曰窮北

木五穀投棄諛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

於彼使凍饑也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

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

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宜雅日豺虎以殺為性

載為德則宜無不受者今日不食不受且付

吳天使制其罪則惡之甚也○東萊呂氏曰

記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

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西山真氏曰

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

凶也以為禦至深故詩人疾之不仁之人欲屏諸

四夷詩人之

情亦若是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

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奇反法寺人孟子作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

內小臣蓋以讒彼官而為此官也安成劉氏曰周禮天

官寺人之官凡五人寺之言侍也侍王於路

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蓋奄人也

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

賤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譜始於微者

而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

劉氏曰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

者慶源輔氏曰譜始於微者進而嘗之也君

之禍豈止及其大者之氣益壯而心益大末流

有所不免故聖讒必折其芽辨於微小可也

然非明且遠者不能馬○董氏曰幽王之世

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

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安成劉氏曰劉

氏此言蓋從小序以是為幽王時詩也集傳

詩傳卷之十一

二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

劉氏曰三輔黃圖云永長也宮中之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為掖

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

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篇

伯者長也其官為寺人而班固司馬遷職掌永巷故稱巷伯焉

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

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

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

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踈遠者可知故

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

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

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音反

與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

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相怨之詩故

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

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雷將恐將懼實之鼓

予于懷限叶胡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迴風實與置

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疊山謝氏曰寘子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子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反五無草不死亦

木不萎叶於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叶韻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

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

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

或曰興也慶源輔氏曰大德謂朋友之義出

者忘大德思小怨必是當時人有如此真事

故末章因風以為比而明言之以戒其不可

如是也或以為興者拘於例

耳然不若以為比之是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

我劬勞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匪我伊蒿毛哀哀父母生

比也蓼長大貌我萋菜也蒿賤草也華谷嚴

詩經卷之六 匪 九

羅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人民勞苦

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

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義而今

非義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為美材

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是

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蓼者義匪義伊蔚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菽音僅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

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華音谷

瘁病也嚴氏曰一名馬薪蒿蒿之尤羸大者也

○餅之罄矣維音壘之恥息淺鮮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叶舉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天

比也餅小壘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

無也○言餅資於壘而壘資餅猶父母與子

相依為命也故餅罄矣乃壘之恥猶父母不

得其所乃子之責安成劉氏曰以餅比父母

義而不取義於餅壘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

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

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

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慶源

曰玩此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非身履而親歷之不知其味也

○父子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畜我長喜六

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

反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

長樂劉氏曰防有覆育也孔氏曰謂去或身體謂其寒暑其驚也則拊之

而愛顧旋視也孔氏曰反謂也復反覆也丘氏

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罔無極窮也不

言父母之恩如此母愛山謝氏曰此章形容我

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病疾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曰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母不隨則回顧之也抱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曾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肯置人能深思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

矣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

所以為報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

可以為報之意故嘗為之說曰臣之無窮無物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叶

詩經大雅卷二十二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

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

遭此害也哉華谷嚴氏曰孝子念親之沒瞻

目皆悲傷也故歎民莫不得以養其父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律反民莫不穀我獨不

率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率終也

言終養也慶源輔氏曰我獨何為而不得養也哉此

兩句最宜玩蓋末後方及其所以不得終養之意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廬陵羅氏曰魏嘉

為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

儀對曰貴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哀痛父非命隱居教

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

至墓所拜跪悲踊讀詩至此三復流涕

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為晉哀終每讀詩

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

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慶

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

善解願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至

詩傳六卷下二

三十一

詩傳卷之十一
三十一

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也○三
山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
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詩之咎責怨慕哀痛如不得終
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不得終
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矣○觀詩者如行役
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詩者如行役
以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
不得以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
姑鵠羽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數詠者如陟
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使入誦
鵠羽思念於父母尚存之日○我則雖
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
曠廢於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
是猶有希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
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生復聞雖有甘
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
復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則無
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夢我之所
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
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知三復

有饑音蒙簋音執飧音孫有捄音求棘音棘七必履周道如砥音砥

言顧之潛反所奸焉出涕音體

興也饑滿簋貌飧熟食也孔氏曰禮稷曲貌

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之於俎也儀禮特牲註曰七用棘心○孔氏曰砥礪石

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
也○序以為東國困於
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孔氏曰譚

詩傳卷之十一
三十一

東之言有饒蓋殮則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則其

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

之而出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

西輸於周也慶源輔氏曰周道只道路之道

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西輸於周是即指

道路而言也然以上四句正直履視之義觀

是則又似指周之王道而言此意耶

○小東大東郎叶都杼反直抽音其空郎叶枯糾糾反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反徒彫公子行彼周行郎叶

既往叶六來直反使我心疚力叶訖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

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曹氏

也抽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

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

○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抽皆已空矣至於以

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

勞使我心憂而病也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

之也以葛屨履霜則冬裘之不備可知矣既

往既來則言其來往之不備可知矣也方

其盛時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

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

不同如此

○有冽音洌音泉叶無浸穫薪契契反寤音

歎哀我憚丁佐人薪是獲薪尚食可載力反也哀不

我憚人亦可息也反與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汎泉獲艾也契契憂

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

曰薪已獲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

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五已勞則

庶其息而安之慶源輔氏曰上兩章既言傷

之而言東人之子職勞不來六音資反西人之子粲粲

衣服北叶蒲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反私人之子

百僚是試十申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

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

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

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

役不均羣小得志也三山李氏曰此章言東

得志網紀敗壞無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胡犬佩璲音不以

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亦有光跂丘鼓彼織女

終日七襄

終日七襄

詩經卷之六 三十五

賦也言鞞鞞長貌璫瑞也鄭氏曰佩璫者漢天

河也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跂

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東

許氏曰織女三星鼎足七襄未詳傳曰反也

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

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

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

也孔氏曰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晝夜

為經星○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

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一夜十二

時則一時當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言

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

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

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廬陵歐陽氏

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降我民乎其不言

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

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慶源

日侯邦供王賦役固其職也然為王者當有

以體恤之不敢易視而輕用之可也觀禹貢

易視而輕財賦無逸之惟正之供財力俱困而饋

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易視之如此則輕用

詩經卷之六 三十一

之必矣此東國之所以怨病而怨之於天也
○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鞞
鞞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難其視之也甚
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
不均吾將曷怨哉亦惟怨之於天而已漢之
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
能成文章以報之也耶其詞之婉
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反華板彼牽牛不以服
箱東有啓明叶謨西有長庚叶古有採天畢載

施之行反戶郎

賦也皖明星貌牽牛星名爾雅曰河鼓謂之

服駕也箱車箱也孔氏曰兩較之間謂之箱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

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毛氏曰庚

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蓋金水二星

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

金星為言也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

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先則晨

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列也○

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

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

之行列而已廬陵歐陽氏曰雖有織女不能

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為我

獸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揚維北有斗不可

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許急翕反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音許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劉安成

日六七月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

之北也安成劉氏曰此謂南方斗即上或曰北

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

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董氏

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

是一作見

星為斗三 ○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

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三山李氏曰古人多

數星皆人間器用之物而箕引其舌反若有

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是

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是困甚

怨之詞也廬陵歐陽氏曰自維天有漢以下

我譚人困於供億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

取於天又不可得也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

怨諷之詞也○慶源輔氏曰二章三章以下

文意詩者非其詞雖若闕蹊而意脉實相連屬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五叶後六月徂暑宋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女叶演反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

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

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

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秋日淒淒七西百卉具腓反許貴亂離瘼

莫音矣爰作家語其適歸五

興也淒淒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矣何

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

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東萊呂氏曰秋日

也時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五叶

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三山

○夏則暑秋則

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華陽范

夏秋冬獨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

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

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
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於夢我篇矣
○廬陵彭氏曰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
景本無美惡惟夫歡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
愁者觸之則為惡况今四月之大夫夏則苦
徂暑之薰灼秋則悲百卉之凋瘵冬則傷飄
風之迅急是皆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其心無
一時得以自寬焉吟咏其詞可見當時之亂
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其反于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
維栗與梅矣錢氏曰卉草也通言在位者變
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相息亮彼泉水載清載濁王反珠我日構禍曷

云能穀古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
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

善乎阿

○滔滔反吐力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

有已反羽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
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
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

不我有哉

○匪鷦徒九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叶鐵匪

鱣張連匪鮪于軌潜逃于淵叶一

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與體但有所託

有之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鷦鷯也鷦鷯也能食草以

俗呼為大黑色鷦鷯亦鷽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

鮪大魚也○鷦鷯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

潜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陳氏

○山有巖蔕夷音隰有杞檗音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希叶
反於

興也杞音檗音也本草曰枸杞一名地骨

可採根皆音檗赤棟也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冬

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山則有巖蔕隰

則有杞檗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慶源

日維以告哀而已無輔氏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詩傳' and '卷之十二']

175
205
10

